大雲山房文稾

與秦省吾

前過府中悤悤就道所言未盡別後復思如有物在俞急欲吐露而棹聲已過梁溪之口矣蓋緣寄暢園中山水清佳應接不暇僕君妙才同攜遊屐是以逸情遠興蒼莽而來而入理切情之言反不能暢也僕君文清瀏見底波折皆出天然以初作膽未堅神未固此事如參禪必須死心方有進步所謂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及當觀時節因緣是也若止於行墨中求之則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書格能不日下耶敬甚愛僕君文苦無暇細檢止評數首所言不出行墨中恐僕君止於此等處用意故爲仁弟言其大端

侯君見此書必能萬丈深潭不呼而出千尋高樹放身而下矣敬事事掣肘而陳明府處三數減爲一數復未知何時事成要之天下豈有餓死惲子居哉仁弟亦信其必無也

與李汀州

八月初一日得手書擲還手版命此後并此去之敬當如命去之去之然書中舉箭堂之號繼以先生之稱不敢當不敢當自隋唐學禪者以山名寺名稱其本師南北宋道學諸儒踵行之各舉本師所居之地爲先生之稱後漸行之於非受業者近則公卿大人之門皆此稱矣宋人于朋友稱官漢人稱弟稱兄此亦古法也閣下以爲何如甯化雷副都未得親炙亦未見其著述惟彭二林集中見其事述朱梅厓集中見其墓銘不足以傳學𠪨所得未知其淺深何如壘卿太守雖以詞翰名然大德信其無出入故繼

副都言之閣下并孟詞進士爲之等差不護交不背友可敬也羅臺山與二林交最久旁涉佛氏乃二人性之所近是以二林作臺山身後文持論或過或不及蓋由耽心禪悅障閡未除過推其處反沒其實也顧亭林先生斥明之學者出入儒釋如金銀銅鐵攪作一爐以爲千古不傳之秘此病今尚遍天下臺山二林皆其人也然趙大州陶石簣諸儒何嘗不立氣節何嘗不建事功何嘗不敦倫紀穠則有之庸則免矣楊鴻臚謹慎無過然非出格人其近體詩古詩具見雅飭古文則非所長江右乾隆間古文家如魯潔非宋立厓皆識力未至束縛未弛用筆進退略有震

川堯峯矩矱而已鴻臚更未辨此也上杭丞誠如尊見然
鄙見責己則攻短論人則取長前書止言其讀宋儒書并
涉釋典不及其他可以知敬之置辭矣拙集文旣不佳刻
復粗惡祈是正之內羅臺山外傳其人眞性情也有宜書
之而不書者竊用微顯志晦之義閣下當瞭然焉

與李汀州

自往歲八月下章江時時念先生不能置得手書又五閱月矣春間病足幾百日夏首腹疾綿痼不及作答書非敢懈也先生切磋以千秋之事敢不敬循始終敬前書可謂刻劃無鹽唐突西子矣鹿耕大令來知治益清文益潔敬賀敬賀士大夫得世間富貴未必可賀此則眞可賀也伊揚州二次書來止達後書其前書不知沈閣何所祈一訊之稚存編修偈菴郎中遺事述不可不呈之左右褒貶不敢卒然編修貶在褒之中郎中褒在貶之外求如其人而已至事蹟多取年譜並折衷

上諭不敢妄飾先生裁之以詒伊揚州何如近詩數首并
呈伊揚州祈郎達是幸

與莊大久

爲別十三載不得音問七年然私心拳拳如終日侍左右也大兄勤學力行老而彌篤神明之用能不衰耳目之官可以不變未知齒髮尙如昔否敬少而弱壯而病今幸恆言不稱若僧較之稱孝章已爲永年矣酒肉漸漬淸虛日往膚充乳發如少年居沽兒唯有時舊疾復發則吐如銀者數聲手足戰掉胷背寒重爲可虞耳子振改外實出非意大兄于世事得之如雲之來失之如雲之去然恐後日之雲且挾風雨而至子振將車如失落車轍中大兄必洗其泥淖整其輈鞅方可就道尊性斷不耐此然鄙意必欲

大兄耐此此也中州人物與

本朝初年何如懷慶當太行黃河之阻朝夕瞻眺定多勝賞何時當入都或南歸敬匏繫江西智竭于胥吏力屈于奴客謗騰於上官怨起于巨室所喜籬落畊氓市墟販豎尚有善言去秋東歸雖臥具未質優于從前然十月無裘則與在都時平等矣正月入都三月引見四月當復出都老母精神如五十人大兒已生孫殊慊快秋間山妻尚有生子消息但得噉飯處世間升沈是非一切不較矣

與李愛堂

夏間春明得遇暢寫生平幸甚幸甚旌旆南行之後賤體抱暑疾愈後爲出都事勞弊是以不及通問頃由金閶返棹忽奉手書喜慰無任仁弟交道之篤處事之精開械具見敬之疎狂能不俯首自愧耶令子之變言之動心然達人用情斷不可過仁弟方在壯年福祿之來未艾勿介介也春麓先生乃天下後學典型不止仕宦上流而已敬初至浙江卽蒙異賞今先生身後得操筆墨以論次功德何樂如之惟是墓表之法止表數大事視神道碑廟碑體不同視墓志銘體亦不同墓志銘可言情言小事表斷不可

神道碑廟碑凡崇宏寬博之言皆可揄揚墓表必發明實事故墓表之善最難今止表浙江二事其二事自爲首尾文卽以之爲首尾而中間櫽栝諸事以隔之此法史記漢書常用之而能使人不見韓公偶用之卽見乃才之大小淺深也昔歐公志尹河南不知者頗有他說歐公至爲文力辨今敬表春麓先生自謂舉一羽而知鳳覩一毛而知麟世間下手存買菜之見者仁弟必能斥其不然所可慮者指爲忌諱耳然其事皆已奉
上諭見邸鈔非一家私言可與頤園先生商之再行上石何如

答方九江

前過九江留數日視署舍如山居僚屬循循如如文學故甚善甚善然席間時以言挑敬欲觀其酒狂敬前者在浙當事以言利之事魚肉府縣官故與之爭至江西當事決大獄不平且欲庇梟惡無狀之人使久為民害故與之爭若酒場花局詩席文壇敬方折節天下士大夫醒固不狂醉亦如醒也遊廬山序格殊卑竟流元明游記習氣然無可奈何如此奇境若圖高簡不下手暢寫山靈有知後日遊山必有風雨之阻矣詩數章并奉呈祈是正之靖節集書後二篇千古之冤雪矣先生必為之大快書楞伽經

後附呈如此下語人以慵子居爲宋學者固非漢唐之學者亦非要之男兒必有自立之處不隨人作計如蚊之同聲蠅之同嗜以取富貴名譽也秋色漸佳觴詠之興何如旌旆過吳城當攜廚人并佳醖來庶不至敗興耳

與報國寺沙門無垢

前月天池之遊生平未有茶山太守雪鷺茂才雨阻均不得與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天池雲最奇松最古石最靈慧特向此中開山當未忘山水結習然鷲頭鷄足又何說處之大師勿笑㑽子居傍蔦藤樹爲戲論也呼江茂才鄧過庭高才博學其畫由白丁居士來茲送竹一幀乞換青精一枝爲同參木上坐何如

與陳薊莊

承示絳州重修孔子廟記考明趙子函石墨鐫華記乃宋李垂撰集右軍書子函言懷仁聖教序集墨蹟故能師後世此記集石刻止形似然敬觀此本并形似失之矣蓋宋人不尚聖教序此記及晉祠碑亦不行明人尚聖教序此記及晉祠碑大行故此碑宋人無題跋明人多有題跋也大行故多翻刻敬前開帙卽言明人鈎摹以神理得之記後重立字其證也賈人顛倒其辭截去年號詭作古帖求善價可笑之至今坊中有全碑搨本視此本更下可校對整齊之卽以敬此札書後何如

與黃香石

昨日奔走至日夕方還飯罷相知來談至三鼓今晨草草作同遊海幢寺記又為客所瞶幾一時午後始脫稾無鈔錄者謹將原稾送呈乞飭貴高足鈔錄後即見擲並無底本也此文儒為主中主禪為主中賓琴與詩為賓中主畫與棋與酒為賓中賓其序次前五節皆以禪消納之為後半重發無和尚張本而儒止暫然一見如大海中日影大山中雷聲此子長河渠平準書伯夷屈原賈生列傳法也海幢形勢佳勝先于獨遊時寫足入同遊後不必煩筆墨此子長項羽本紀李將軍傳法也微古文法盡出子長其

孟堅以下時參筆勢而已所以屑屑自表者諸君子過我厚庶幾留古文一支在海南勿使野牛鳴者亂頻伽之聽耳作詩賦襍文其法亦然舍是皆外道也足下當不以爲狂

答姚秋農

得沙井建昌兩書知首路平安幸甚敬別後泛月渡江至家姊三鼓宅崇大識賓主分義相安已一月矣五兄夢中題孔子廟櫺星門柱聯有泰山北斗景星慶雲之語敬意如此者士之望人之瑞一代不過數人然揆之聖學俱未入門止涉櫺星門耳敬三十後偏觀先儒之書陸王固偏程朱亦不無得此遺彼之說合之大學中庸覺聖賢與程朱陸王下手有偏全大小之分佛道二氏之書不足言矣所稱士之望人之瑞較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行潦之于河海邱垤之于泰山況所性耶其為門外斷斷無疑

然能于門內有所得則二者皆門內矣來示說先天圖簡明包孕極妙極妙漢人納甲之說以月之升降方位配八卦雖可比附乃術家之一端假易以傳不知卦氣之自然尊見先天圖位上應日躔之說較納甲用月爲近理大要與卦氣出入總之由陰陽推之四時由四時推之四獸由四獸推之日躔自然吻合無間今人之學者言先天圖則詆之言卦氣則附之不識其囫中何等疆界也子寬到京萬望屬其不可高興乃兄五十無聞屈首下僚子寬亦已三十六矣內反爲要何興之可高耶曉帆處不及作書到瑞金再發也

與姚秋農

六月中得手書慰甚因未得來卿書且聞鍾刑曹將歸必有託寄之信是以日復一日不及作答不意鍾刑曹竟因河淺至十月六日方歸亦未攜五兄及來卿書敬甚為懸念九月中知奉山左主試之

命為彼郡人士慶幸又知決意不外轉則為五兄慶幸將來且為天下蒼赤慶幸也七月中五兄五十誕辰堂上康强門內雍睦子舍競爽可賀可祝而鄙人之意以五兄言行無愧前人處事則思力深厚能行於逡巡之中庶幾呂

聖加之在宋彭純德之在明乃可賀可祝耳薄儀當俟妥

便寄呈勿欲也

與姚秋農

敬江右之事如治亂絲千萬頭緒止一人手力是以寓書王奉新之後並未發書往歲十月自滕王閣放舟東下十一月三日抵家老母康強小大均安善毋勞遠注十三日接奉手書具知一切中州人文淵藪昔聖先賢流風在人五兄課士之外必有提唱發揮守先待後之事其餘如考古蹟搜碑刻聚周漢器物今世士大夫優爲之然五兄亦不可不爲之其中亦有一種學問也來卿本屬異才又五兄家世多陰德何慮不成其一時弛蕩敬于前八年早知之曾有書至粵中反復數百言五兄當尚能記憶又前還

浙過新喻子由子寬歎其雋上敬即寓言深規幷告以所攜已多不可復加此處不再加膏秣意欲但其豪興來卿亦尚能記憶也總之聰明子弟不能無過差在能改不能改耳來卿多好而易動五兄如攜之寓雖揚尚有約束或京中士大夫有强直者託之防閑庶知顧忌今遠離膝下上無嚴師中無益友下無幹僕且市井之人引之多事便于銷算故至於此耳敬行年五十有五止一嗣子才雖中人頗能孝謹非但不加責備且未嘗厲色疾言時以不能延師敎之幷衣食不使如願爲愧來卿女壻相隔千里別經十年豈能代五兄訓飭耶此不敢承亦不可承之說也

敬二月十六日至都二十三日驗到三月初間可引
見後事當續報志意漸灰鬚眉漸老功無毫髮過有邱山
又不能豐草長林與麋鹿共息如何如何五兒當原之諒
之也

與姚汞卿

得正月書後久不得書念甚念甚今歲秋闈未知何如瑞金僻地直隸江南浙江錄均未見然不使所望于吾壻者爲文章事功道德中人科名遲速聽之可也蘭畦先生陳柏府皆不使所願見然趨走之人滚滚塞門乃外官常局不依僕稍定當請事也正月中家慈五弟歸常州恐有離任處分故先爲此使老人不受驚恐八月中三弟攜弟媳歸明歲春閒內人或歸或接家慈來江西暫寓南昌恭瑞金接近閩廣時虞意外又近數年閒州縣有一交代則前後相齮齕并及其脊曰不如往南昌爲愈耳惟官帑私債

累累相附不知何如處置然不佞鄙性易則使兩弟爲之難則自理如在浙不使五弟算漕帳在江不使三弟送交帳皆是也今瑞金所入不及溝渠日用必須江海甚難著手非不佞身任而誰其濟則家慈之福其不濟則不佞所自召也豐城極弊之區彭秋潭敗于臨川深可鑒戒或有以不調豐城爲不佞迂闊者此不權禍福緩急大小之數也蓋一至豐城必擔捐穀一萬有餘合之瑞金不下二萬再累數年非五萬不已而民之刁惡足敗官之守決官之防是名與利兩失所得者重耗酷刑之孽如何可行不佞凡事主退不主進主苦不主甘實亦豢透世情也八月二

十一日不佞復舉一女行第六矣所謂此亦天地蒼生無可開口而笑亦無可歛眉而歎三女四女五女强項如其父不知將來如何教成吾壻如有湖州之行可攜小女至常州見家慈或單車至江西與不佞商確古今亦快事也

與來卿

去歲十月曾兩次作書由提塘至京想已收到十一月甫同任有福建脚子過瑞金立等作書已寫大綱付寄想亦收到矣家母生齔齒髮落復生可喜之至餘一切詳大女書中近作後二僕傳茲寫送一通可釋然其事此種不可入書專體以無大關係也僕人止可作小傳若將陳明光緣起敘入亦非法且筆下糾擾矣吾壻細審之其法皆自史記漢書來無他謬巧不過安放妥當耳觀此便可知前明及

國朝諸家僕人傳之非法也張彥遠名畫記曰失于自然

而後神失于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上品之上神者上品之中妙者上品之下精者中品之上謹細者中品之中不佞之文其精與謹細之間乎然名畫記不列中下品以下者即所謂近今之畫煥爛而求備錯亂而無旨者是也畫如是文可知矣上曹侍郎書一通亦寫送吾壻并觀之可也

與來卿

吾壻來書望尊公得江表一道可相近盤桓商訂古文不佞觀之如有外放之事大半當在廣東相去亦不遠也或得湖北湖南學差亦可至古文之訣歐陽文忠公已言之曰多讀書多作文耳然必有性靈有氣魄之人方能語小則直湊單微語大則推倒豪傑本源穢者文不能淨本源粗者文不能細本源小者文不能大也吾壻于性靈氣魄四字上均不讓人勉之勉之在有恆而已至體裁所在亦不可忽宋景文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傳之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五經不同體百家奮

興類不相沿前人先得此旨景文此言誠哉作文之要也
雖然易有易之體書有書之體各經皆然不相雜也卽百
家之體亦不相雜若一切妄爲之豈可藉口景文之說耶
譬之橫目縱鼻穢下潔上者人也必橫鼻縱目潔下穢上
新則新矣奇則奇矣恐非復人形也淩雜之文何以異是
大抵意可新不可奇詞可新可奇文之體文之矩矱無所
謂新奇能善用之則新奇萬變在其中矣不佞嘗告陶南
明經以爲字字有本句句自造篇篇變局事事搜根古人
不傳秘密法也淸如先生捐館合世間又少一讀書力行
之人矣如何如何

答來卿

劉會昌至十二月始到任得手書并各件俱已知悉前冬有信寄都下想亦收到秋闈之事前數年常與內人言不在此科不佞與吾壻非世間戚屬可比又不佞頗有知人料事之鑒豈不預知之吾壻當早信之也來書需批本韓文知有事于古文矣然不在乎批本蓋批本即滯于一隅不如不佞略舉學韓文之指吾壻自繹之如一人獨行其衢路曲折皆歷歷可記隨人行則恍惚也作文之法不過理實氣充理實先須致知之功氣充先須寡欲之功致知非枝枝節節為之不過其心淵然于萬物之差別一一不

故過故古人之文無一意一字苟且也寡欲非掃淨斬絕為之不過其心超然於萬事之攻取一一不黏著故古人之文無一字一句塵俗也其尺度則文心雕龍史通文章宗旨等書先涉獵數過可以得典型焉若其變化之妙存乎一心而已不依就韓文言之平淮西碑是摹書詩二經已為人讀爛不可學南海廟碑是摹漢人文亦不可學如書字摹古之帖若復摹之乃奴婢中重臺也送李愿序淺而近俗與于襄陽書俳而近滯釋言窠臼太甚上宰相書亦有窠臼其後兩篇天矯如龍矣學韓文先須分別其不可學者乃最要也此外可學者大都識高則筆力自達力

厚則詞采自腴而其用意用法之巧勝有不可勝求者略舉數篇以爲體例如汴州水門記節度使是何官銜隴西公是何人物水門之事則甚小若一鋪敘不成話矣故記止三行詩中詳其事業于水門止一兩語點過此是小題不可大作也有大題亦不可大作者李習之拜禹言是也禹之功德從何處贊揚故止以數言唱歎之知此雖著述汗牛充棟豈有浮筆泛墨耶如殿中少監墓志竟用點染法韓公何以有此種筆墨蓋因少監無事可書北平王事業函蓋天地若不敘北平王于理不可然輕敘則不稱北平王重敘則少監一邊寥落詎容奪主矣是以并敘三代

均用喻言使文體均稱翻出異樣采繪照耀耳目且恐乎敘三代有涉形跡是以將納交作連絡存沒作波瀾眞鬼神于文者也如滕王閣記有王子安一篇在前其文較之韓公乃瑜珈僧之于法王寇謙之杜光廷等于仙伯何足芥蔕然工部所謂當時體也其力亦足及遠既有此文不可不避故韓公通篇從未至滕王閣用意筆墨皆烟雲矣如貞曜先生施先生墓志不列一事以貞曜詩人施先生經師止此二意便可推衍成絕世之文若列一事體便褻也又如曹成王碑許國公碑盡列衆事以二人均有大功于民生國計其事皆不可倒須擇之部署之鋪排之以成

吾之文若一虛摹文與人與官皆不稱也以上意法引而伸之可千可萬可極無量歐公蓋能得之而盡易其面貌故差肩于韓公若各大家各名家均有所得不如歐公所得之多也倘不如此看則歐公之文與凡庸惡歉美之文何別哉吾壻極聰明人能留心於此終身不閒斷定將上下五千年縱橫一萬里望之望之

答來卿

來書言每日讀古文一篇知其法而不知法之所自出此言可見近日功候然由求之過深反不得灑然稍縱之則所自出可知矣又言著意合拍著意收束欲法古人而爲古人所攝伏此言甚是南宋以後文人皆爲此病所誤不過爲古文之見存耳治之之法須平日窮理極精臨文夷然而行不責理而理附之平日養氣極壯臨文沛然而下不襲氣而氣注之則細入無倫大含無際波瀾氣格無一處是古人而皆古人至處矣看文可助窮理之功讀文可發養氣之功看文看其意看其辭看其法看其勢一一

推測備細不可孤負古人讀文則湛浸其中日日讀之久久則與爲一然非無脫化也歐公每作文讀日者傳一遍歐文與日者傳何啻千里此得讀文三昧矣今舉看文之決爲吾壻言之譬如史記李將軍列傳何奴驚上山陣一山字便是極妙法門何也匈奴疑漢兵有伏以岡谷隱蔽耳若一望平原則放騎追射矣李將軍豈能百騎直前且下馬解鞍哉使班孟堅爲之必先提清漢與匈奴相遇山下亦文中能手史公則於匈奴驚下銷納之劍俠空空兒也此小處看文法也史記貨殖列傳千頭萬緒忽敘忽議讀者幾于入武帝建章宮煬帝迷樓然綱領不過昔者及

漢興四字耳是史公自次眞如龍伯國人可塊視三山杯看五湖矣此大處看文法也其讀文之妙則無可言當自得之而已

答來卿

四月中得書知小女舉男子喜甚當即專差回常州報家慈矣今年吾婿入闈手筆不必求高官卷中無甚出色者有書有筆緊切題目便可望中瑞金私積之案未知福建會否咨部望寄信來今年各用更加困乏春間有諸相好勸刻書彌補尚未動手目下眞屬萬難五月至章門藺畦先生以爲狷者各人便多排擠進士先生同籍不佞無一語干求而各人復多排擠夫知縣之升遷不過同知通判若調美缺不過擾君奪民不佞雖不及古人何至與今人相軋因此速返瑞金幸籐差得免稍爲遂意耳柏府諄諄

下問然政事何可盡言言亦何可盡行不佞非前明諸君子惟以訐直爲事者然柏府之意則厚矣子寬在都未知何如竟無一書寄江西何也前年所寄各銀物詢之經手之巡捕錢君據稱交南城縣温君帶入京而詢之温君又稱專差家人送至鐵門如未收到必係其家人乾沒耳人情如此可笑然大富貴人所爲亦有同此者亦可笑也

與來卿

往歲新建余生來中州曾寓一書其時公私之迫燕遊之困詩文之煩并來是以屬草稿令余生自寫之余生天資吾壻必深賞嘆然氣未醕學未實于尊公之鑒未知何如余生本有山東河北之行今馬首巳東矣便中望一詳蹤跡自前年冬、至今不得小女書懸懸之至小女性雖孝謹而負氣好高恐胷中積念深思有不能形之紙筆者遂爾踈濶吾壻以為何如十一月十三日得尊公書辭甚憤激不佞不得不婉辭致復恐小女聞之不樂故也其事不過八千金古之鴻達君子擲若箇物有之矣然吾壻不可為

此言何也裘公所助者乃張徐州范公所助者乃石學士其人事業文章迥出常輩此爲用財得其當若郭公太學之事必其人氣象風格足以照人故不問姓名而與之至事後終得其報非如滔滔者也不佞常言宋明以來士大夫以儒林之聲氣爲游俠以游俠之勢力爲貨殖以貨殖之贏餘復附于儒林若輩心術事爲盡于此數語吾壻豈可爲所惑耶況市井之人以飲食歌舞爲交遊以鑽營把持爲才智較前所云云之人更下數格吾壻豈可爲所惑耶前過新喻往浙江不佞不助行資反有撙節之言并言枚皐十七上書古人有先我者折吾壻喜心盛氣蓋知吾

增心性豪奇必有出流之事故痛下鉗錘耳此種作用不
佞幾于石霜圓昭覺勤子由子寬不能即尊公亦不能也
然自此知謹於用財明于擇交則可若一變而為迂鄙之
夫非不佞之願矣二月十六日同子寬抵都劉編修芙初
處得手書痛自抑損後幅書跡潦草恐因不得意所致不
知少年人改過宜急不宜因有過而頹唐進取宜緩不宜
因難進而衰颯以可聖可賢可忠可孝可學人可才人之
資而以貨財科第之心敗之自待不太小乎望元闊甚英
異尊公鍾愛異常不佞引
見後當由河南繞道一看小女兼識望元或仍窘之則先

往維揚部署子寬當來河南也

答來卿

八月中得南昌郵筒中書並行省公事狀具知一切因撫擋下省未作復書至省後又無河南差可託帶文稟者遂至遲遲今文稟托硝差生米司巡檢常州丁小山二兄帶行約明年六月到河南恐吾壻懸懸是以仍由南昌遞復書也敬去年出京後竭力求退閑地步請金蘭畦先生書二函欲于蘇州借銀還常州親友並廖復堂先生所諸事一清在揚州坐書院可仰事俯畜誰知在蘇州無成而常州官及退閑竟無可借貸不得已仍爲下車之馮婦可謂無謂之至正月至江西三月還瑞金家慈並眷屬留省中

以家慈欲避瑞金山嵐濕氣也五月有調南昌之信已而中止入月至省陳笠帆先生護院委署吳城同知此地稍可息肩養親之暇讀書吾之素願也瑞金前後交務積算一清應交尚可措置吾壻聞之亦為我欣喜也家慈濕氣漸輕耳目如前山妻往年之疾悉愈慶官從周先生與七弟竟知用力讀書和尚兄弟頑劣異常柔官姊妹讀書其名頑劣則本色也小婿亦安善唯瀼泉親家捐館廣中渠家事甚掣肘耳五弟在常州與戶外事不佞設法使在揚州不意秋間即回常州聞又管開孟河事非吾意也三弟謹慎家用無多易料理也望元認字可即以說文為形之

本虧損爲聾之本則長成後易爲學問宜孫腹中食積三
弟能治之小女分姚是否得男可寄信來佇望佇望不佞
閱歷多年大抵人在世途有一分聰明享一分聲名有一
分度量受一分福澤而根柢自在孝弟其孝弟之道日處
于薄者不過偏執己見誤聽人言惟有聰明度量則諸事
歸于厚矣能于此用力則天下事業舉而措之可也

與二小姐

前年得手書後至今未得心甚懸懸吾十月十三日江西開船各帳未清人聞非笑之然為知縣者窮庶自愧處少富則自愧處多吾窮至此無怨悔也十一月初三日到家由奔牛至於巷祖母大人甚是喜歡然見子孫窘迫不能不動念初八日至城汝母居高二舅家即日賃房玉帶橋移居唯妹妹太多朝夕纏擾柔官略知人事申官瑞官仍居舅家小瑞官甚伶俐與柔官隨汝母過日十三日祖母至玉帶橋怱怱過年今擬同汝母移居顧塘橋管宅矣慶官性情平和吾以官事多故耽誤他讀書然自此有安靜

之日未嘗不可用功也去年四月一家寄居娑羅巷巷對門失火家中孩子方出痘于驚荒奔走致長孫陳孫夭殤言之可憫所幸汝弟媳安靜能辛苦次孫紫孫相貌英發聲音宏朗或可有成予由弟鬚全白精神則如四十餘人方官已娶親汝二弟媳亦安靜唯方官信意胡行而予由又極力管教吾以為方官本無知不可責之太急也五弟家都好歡喜寶三寶從賀先生讀書弟婦生一妹妹名璋官戚姐生一妹妹名藹官俱聰明三弟婦亦好唯家事瑣碎耳吾正月十三開船二月十六日到京高二舅借一千二百兩應用寄江西一百兩饋親友二百餘兩留家中七

十兩製皮襖一百餘兩還家中債及賃房過年二百五十餘兩又在鎭江兩次耽閣各用開發之後止餘一百五十兩上路目下又虧空矣來卿科名心急而屢次失意必多鬱結此大不可鬱結則氣不舒氣不舒則與五行之衰氣合非但科名不稱意一切皆齟齬矣吾即前車之鑒也大抵下場不中式能平心處之反求諸身其人必不久飛騰而去切記切記又官卷雖中人人所知然則官卷者皆受國家深恩享祖父餘福若稍存屈抑怨望之意則上背國家下背祖父于科名更有礙此理動而數隨之驗也來卿聰明以此書示之不久則中式矣五弟同王京得中式固

佳否則取一謄錄吾願亦滿矣汝身子要緊不可將閑事
遂日啾唧望元好好照看不可聽老婆子帶領也

答董牧唐

前月胡黃海書來道及盛意愧悚無已昨自香處得手書有進於黃海所言者敬何以得此聲於朋好耶益愧悚甚矣先生處己之高進道之勇同志往來久飫聽聞乃以敬之無似而先生千里殷殷欲引而教之討其出處虞其乖合敬不可不一一陳之左右以當介紹之先覼縷之辭幸勿掩耳也敬門族單微先世執君子之行讀書講學不妄干時其時人心和厚百物繁阜爲儒者仰事俯育可以充繼及敬之長而事漸迫矣不揣迂薄欲求升斗之祿以贍其家又恐州縣之官不容疎嬾遲之者數載大父棄養先

府君抱痾暑無室可淸寒無衣可禦親知勸駕遂赴微官
不意二年之間遠役黔楚遂換須江上事一月聞先府君
之訃雖官錢官穀銖粒無虧而前後相持逗遛半載此則
呼搶之所不能通竹素之所不能罄也葬事未舉旋至悼
亡骨肉戚好亡喪相繼乞米百家之聚求衣五都之庫弟
兄奔走不救饑寒半壓之屋以推叔氏十畝之田歸之小
宗子然三人餬此百口先生觀之敬豈羨九卿之榮冀封
君之富者乎不得已耳元黜之夏注官渝水丞尉生隙中
部致嫌一牘可以十翻一檄可以百下他人得以扼吭紾
臂搏裳奪食初以入閩爲停官之計繼以調繁爲遠取之

法此四年之中所以無一晷之安一事之定也旃蒙之春東上象湖士女盛殷禮文亦富中間求盜亭父法獵貧民功令所牽解官就質乃復一夫發難羣懦就殲寺門橫尸都亭流血老母驚爲盜賊入室大府疑爲反側復生自此之後歲上省臺呼之不敢不來揮之不得不去此五年之中所以奔走如救頭然俯仰如止心瘣也一舉治行五鐫首功都吏舞文意尙未足春明之轉官無望金閶之貸粟復虛無田可歸有債難避所以摒擋家室復上西州犯坑火而夜行攀繩橋而朝渡也大抵敬自服官以來並非作意與世相午不過率性行之以古人之所能望之今人以

士夫之所能望之市井至數四齟齬之後卽不必齟齬之人不必齟齬之事而亦格不入矣事勢至此百舉皆廢馴至烏喙之毒發於繞根鷹鸇之憤洩於側翅奴隸之所揄揶禽獸之所蹈藉豈一日故哉奇正相循輕重相停極嚴之後必極怠大勝之後必大敗自然之理也然而反身之訓聞之弱年怨天旣不敢尤人又不能冬閒料量一切奉毋東行行止之機聽之天毀譽之口聽之人而已至敬少喜讀書謬思作述行年五十未得要領先生所推非所敢任也拙集復更定數處意欲并二集及詩改刻之今先呈原刻以求大教刑車甚便時惠德音佇望佇望

答董牧唐

往歲奉手書并徵拙藁適無刷本候西原太守南康來索得一部寄呈並附報書由周西麓處交貴縣俞君澄炯轉寄想采覽矣先生結廬山水勝處嘯歌古人仲長統樂志之言稽叔夜養生之論兼而有之敬從塵埃中仰望眞如天際乃昨者白香見過攜所惠臘月八日書復拳拳於不佞何處巳之高而待人之恕如此耶令兄春江孝廉遺詩格正氣和可想見其爲人何以中道淹忽不勝愴然敬幸附青雲而生平未得一見猶幸得見遺詩於身後如朝夕相接也王悔生係在都中見事之人觀其序可以知交春

江之道矣敬四十後方學作文海內大君子碑銘以朋舊之故不敢辭然較之古人眞所謂無能爲役朝議公墓志如不棄鄙賤即寄狀來近作伊光祿祠堂銘錄本奉寄過不及處祈示之今年正月中遣五舍弟侍家慈回常州秋間或有黃山之遊當圖相見也

與胡竹村

昨論及劉君端臨攝齊釋有不可解者二說文攝引持也齋緶徐鍇曰緁衣下也此爲攝齊正釋劉釋攝爲整與引持義不逮庭耶論語何不書整齊而書攝齊耶古者衣與裳皆有齊衣有大帶束之再加鞶帶齊止掩裳腰不待整裳正幅襞積下垂亦不待整此劉釋于字義不可解也劉釋此章引聘禮今考聘禮賓執圭自門入三揖三讓皆執圭若于公升二等之後賓忽佇立自整其齊此于儀得毋傎耶且聖人左執圭耶右執圭耶此劉釋于禮文不可解也近世學者說經多此類敬竊有疑焉聖人之經豈在立

新義耶敢以復之執事惟留意焉

與胡竹村二

蒙詳示劉君端臨攝齊釋學問之事貴相往復來示何言之謙耶敬說經不敢有偏見不敢有爭說請陳其愚惟是正焉士冠禮再醮攝酒注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有司徹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有司徹不言猶者蒙士冠禮也是整為攝借義非正義也凡文正義不可通方用借義酒不可言引持故以猶整釋攝以撓釋整撓于整義不應故復以洗益申之古人釋經精密如是豈可舉擘一借義附之他經耶齊則可引持矣論語何取乎借義耶若可以猶整釋攝齊撓與洗益亦可釋攝齊耶此所不敢從也又士

冠禮有司徹攝酒下皆注曰今文攝爲聶蓋聶有就義故
與攝通就有附義故與牒通若展轉引之豈說經之道耶
此所不敢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
發氣怡焉再舉足又趨注皆引論語正文此劉君所據也
然有不可解者五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以聘禮言
之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鄭以朝禮言之
是論語此章首節非專爲聘禮言也首節非專爲聘禮攝
齊二節何以專屬聘禮不可解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
焉疏入廟門也鄭不引論語以廟門與公門不可混也是
論語此章首節盖非專爲聘禮言也首節盖非專爲聘禮

攝齊二節何以專屬聘禮不可解也過位一節聘禮記無其文以論語次第言之若釋首節為入廟門則廟門之內賓主皆在位不得言過位若釋首節為入大門則與鄭注入廟門之釋不應且聘禮庫門內即東行不過外朝治朝之位過位節指何地不可解也賓入門皇注皇自莊盛也自莊盛不得釋圭而整齊升堂讓注讓舉手平衡也舉手平衡不得釋圭而整齊不可解也聘禮記記升堂之儀如此之詳不記攝齊不可解也記下階與降一等不同文記再三舉足則趨與沒階不同文雖强比之可通其義焉然聖門何必為此强比之經文不可解也鄙意儀禮各記以

爲出于子夏者未必然自以顏氏七十子後之說爲信夫曰七十子後則通秦漢言之矣其作述豈能與論語本經抗行即如論語以入公門章爲朝執圭章爲聘甚次第自聘禮記勦入并作聘禮致出降一等之下又追記執圭次第全紊雖注家强爲分別而罅隙顯然論語最精密無此法也其諸古者朝聘之儀多相通故聘禮記勦入公門節并攝齊二節其不相通者則不可勦故過位一節無文也高明以爲何如耶至劉君發此解亦潛心讀書而得之微指爲立新義者此章包注主朝禮包氏建武時人在鄭氏前二百年自唐宋元明至

本朝諸儒皆承包義故謂鄭氏于包氏立新義劉君于古今各注家立新義耳惟留意焉

無錫宣穎達麗中
吳縣徐敦仁愛杉　同校

大雲山房文稾

補編目錄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佚

朱石君尚書梅石觀生圖頌代張皐文

蔣子野字說

鉛山蔣心餘先生之孫權伯名其仲子曰志份字子野而言于陽湖惲子居曰說文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臣鍇曰文質相半也今論語從古文作彬志份今之人也今之人與其文勝而史毋甯質勝而野乎故從今文名曰志份字子野先生其爲之說子居曰權伯之言盡矣吾何加無已則請陳字說之始末以爲志份進何如古者冠而字字有字辭即祝辭也漢之後或移之詩或移之文至南宋而字說遂甚行嘗有一人之集多至數十首者夫一世必有數十人能文一人能文必有字說數十首

何不憚煩若此哉其美者不乏惡者如腐粟然體敗而精銷亡矣將以爲實乎則是如腐粟者自治之不給而焉能給人以爲名乎則自一世而積之自數十人而積之自數十百而積之嘖溢矣然抽卷則知其名掩而問之士人有不知者若夫匹夫匹婦目不與簡牘相接聲不與文章之士相聞至性所爲照耀日月百世聞之皆爲起立是故美言不足以章身美譽不足以飾人君子之道自盡而已心餘先生在乾隆中文質皆有以自見權伯教其子盡於心餘先生求之若吾之碌碌者無足以云感權伯之意故畧陳之如此

博婦

武進游民陳以博破產朝夕不繼妻頗有姿首嫁時衣飾久儩博負矣陳復泥索之不已妻曰存一銀簪耳昨落牀下陳即睨牀下得簪笑銜匐入妻瞰其出攐之走至母家無何遂死丹陽賀生亦好博妻束氏善持家賀所破產輒陰贖之寄母家後賀產盡從妻之母家居一日于市場縱博輸其裾遂裸而返束氏恥之終身不與言而日治夫饌甚謹衣冠皆手料量之夫死攜其子與寄產還賀宗爲富人

惲子居曰吾於束氏見陳平狄仁傑之爲人臣焉雖然三

君子者委蛇以適變堅忍以濈用期於復漢唐之祚而已若東氏者即季札之於吳叔鱄之於衛奚以尚焉後之君子遇難處之故毋謂事不可爲爲之且毀吾之節則或幾于道也已

答莊珍藝先生書

珍藝先生閣下往歲八月之下旬得賜書喜甚至所獎云云敬豈敢任邪敬年二十時常有志於古人後年益長大世事益逼頹然俗人耳今又以不嫻強作吏而諧事叢脞至與負販兒爭短長其何以見有道君子邪敬方自慚之不暇而先生大進之敬不得不易慚爲懼非特慮辜先生且慮吾黨以先生之言爲然而深待敬是先生之言不實於天下也雖然不敢以不勉何也敬二十時不知後此之日下有今日也自二十至今二十五年耳又安知後二十五年不日上如二十時邪是先生之言未嘗不可實於天

下也敬不敢不勉也十二月望前回縣行臺省俱以方外待之若束縛少弛敬所以實先生之言將於是乎始春寒惟一切珍攝不盡及

與衛海峯同年書

海峯大兄足下十月中得所賜書以年伯六十壽序見屬鮑畹香茂才來書亦屢以爲言敬已諾矣因官事不暇及今兩月餘深以負此諾爲愧然不敏之見有不可不爲足下告者足下如不以爲狂愚請得畢陳之壽序非古也其原出於唐之中葉天子以所生日爲節賜天下酺而臣之諛者臚功德而頌之今世所傳賀生日表皆諛者之詞也浸假而用之以諛權貴有力者浸假而有位大君子亦諛之浸假而大君子亦受此諛以爲固當於是販夫販婦牛童馬走苟有年必有諛者爲之壽苟爲壽必有諛者爲之

功德之言此非黃帝蒼頡以來書契之不幸也天下之勢也然自唐歷宋元至有明之初其文無一傳者何也違心之言洪涊齟齬必不能工工矣而羞惡之心不泯則逆之而已正德嘉靖以後士大夫文集始有壽序之名爲詞要無可取震川先生有明文格之最正者集中壽序八十餘首皆廝近之言稍善者以規爲諛而已不諛者未之見也本朝魏叔子多結交淡泊奇瑋之士爲壽序抑揚抗墜橫驅別騖力脫前人之所爲然不諛其事諛其志要之亦諛而已夫震川先生魏叔子近世所推作文之巨擘也而猶如此其他則又何責焉且今之壽序不經之甚者有二曰

名稱曰有事白虎通云伯者長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兄弟長幼之義也父之昆弟爾雅曰世父叔父至漢尙沿之疏廣疏受父子並爲師傅是也晉人始去父稱叔王濟曰始得一叔是也於義爲不可通姪者女子對姑之稱唐人始稱姪男於義亦爲不可通今天下於父之友皆從而伯之叔之姪之同歲者年之同官者寅之同學者世之士大夫之口嘈嘈如市儈之相呼不可訓已尺牘往來苟且從俗已不足稱況筆之於序記雜文是何說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至賢不肖相去其等不啻累千萬而上下之今壽草野者非嚴子陵陶元亮不足名其高也朝廷

之臣非寇忠憼范文正不足爲其任也彼四人者所遇之時所行之事於今之天下何與哉敬與足下交至厚也故敢陳之如此足下如然之則嚮向者之諾非季布也以爲出蘇秦張儀之口可矣如足下以嚮稍知作文欲第謂年伯高行宜一表白之則是書之力未必不足以垂之于後惟足下裁之

上座主戴蓮士先生書

惲敬謹上書蓮士先生閣下敬與弟子籍二十五年於茲矣中更多事從遊之日或及四五年而一遇今且幾及十年前者伏聞騶從南還走千五百里以冀速見在先生久諒其無奔走之習干謁之私敬又非敢妄附古人高義忘其卑陋與國家修政用才之說所以急急如此者何哉竊見先生爲修撰之日有侃然立身之言爲侍郎之日有淵然籌

國之言然敬之迂愚未敢遽以爲必如是也及至新喻五年而聞之欣然至瑞金四年而聞之益欣欣然昔人云欲知

宰相賢愚視天下治亂今天下事已定矣敬以
朝廷嘉慶七年後之設施推之先生嘉慶五年前之計議
如軍籍之賞罰計簿之裒益刑書之輕重吏職之進退均
有可意得其符驗者固知
聖神作述權不下移而陪輔遺忘增繼
高厚今無有人居先生之右者夫揣測之心可極至微盡
至廣天下後世必以爲知言此敬之所願見願見者也且
敬之在門牆蓋無以自拔于衆人者見爲才則投之多齟
齬見爲德則守之多差池終至名位後人事業瓦散然而
先生視之加於顯名高位盛事大業之上一則號於衆曰

氣節之士再則號于衆曰鴻達之才往者西山中侍坐終日所以期之于道藝者益進之以不敢承不敢冀之言此敬之所以願見願見而爲之至今不安者也僂僂之忱不覺覼縷惟曲諒之囘縣後事尙平常惟無暇讀書又筋力智慧皆不如前恐終于無成常深悚愧耳七月十九日惲敬謹上

上陳笠帆按察書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敬居京師會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聞數

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悲違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僂僂之忱及旌節蒞江西喜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旛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如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

之以盡言敬不敢違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問言之且即縣官之可以興其專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濶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于理有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

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

時主議者以爲

皇上愛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

嫁不如歲凶之愼也稍溢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有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

上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臺估臺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

上聞是故臺估者所以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乎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場以爲誤支銷

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歉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宮方懲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輸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乎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宂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天下之民情無勿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

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
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閽而夕得
旨者何憂其不逢邪蔽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
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民者爲善
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
之者爲善政今部院攫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院司之權
院司攫府州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攫州縣之
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
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鑽刺之風大
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即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

之千餘人排管三十三萬人雖不至遍受其毒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況告訐鑽刺之風大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即如萬載之部案以

大清之民居

大清之士爲

大清之士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讞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謀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

之生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昇非悖矣即如雩都之部案一以為翁媳之姦不誣一以為翁媳之姦不實而雩都之是非惑矣即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為是竊非誣一以為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煅煉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煅煉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illegible]也敬所謂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即已乎搶竊之匿報誰不知能盡發乎顧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惰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次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

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囈且恩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邪不可用邪皆敬之幸也

巳二月二十五日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

與王廣信書

簣山先生閣下前月旌旆駐南昌先生所以慰藉敬者真厚甚感甚感承命作西園記幕府豪儁海內賢士大夫衆矣而以屬不肖不肖雖庸劣何敢固辭然竊有復于先生者記之體始于禹貢記地之名也考工記記工作之法也坊記表記樂記檀弓記言記事之法也其體當辭簡而意之曲折能盡之是故退之畫記汴州水門記其正也子厚入記正而之變矣其發也以興其行也以致雜詞賦家言故其體卑其餘唐宋元明諸名家作記如作序如作論而而開其始者亦退之新修滕王閣記是也退之守袁州不

能至洪故為文不得不如是今先生所築之西園敬未獲予燕閒之日與先生銜盃酒彈琴賦詩淩遨遊處其閒若是則所作之記亦如新修滕王閣之記而已夫滕王閣一也三王作賦序記于前退之作記于後可言者三王既言之矣退之恥蹈之故破壞文體而不顧蓋陳陳之惡甚于破壞如不覊之士倘可與言而膩顔帢高齒屐挾兔園册子論古于大雅之堂未有不粲千人之齒者也夫退之于三王若是今敬後退之千餘載西園去滕王閣七百里而為記乃蹈退之其粲千人之齒又當何如然而西園者敬固未嘗至也則欲如子厚之入記有所不能如汴州

水門記有所不能如畫記有所不能今所呈本不得已之作也而文采又劣甚先生庶諒其謹慎而有以教正之六月十八日惲敬謹上

秋潭外集序

敬爲縣官於越東及南楚幾及十年常意汲長孺恥爲令其生平伉直而已而古者聖賢豪傑皆屈身爲之於是欲於其閒求深博非常之士以圖爲天下之故夫天下者縣之積也未有不能治小而能爲其大者乃久之而於越得一人曰李賡芸許齋於楚得一人曰彭淑秋潭許齋爲人和而詳其治一以休息爲務秋潭沈毅好切言高論所歷崇仁弋陽瑞金吉水浮梁振綱舉凡釐條搜目祈於大適而後已二人皆喜學問能文章許齋與敬無交獨於衆中察其爲人之所以然秋潭於敬過從無時所言皆相勉以

不及然秋潭獨身在楚十有九年不遷許齋則公卿多引重

天子亦不以常吏覗之雖止遷軍司馬假守大府不可謂不得行其志而秋潭益卑滯矣秋潭得上考且滿三年復不遷奏換臨川其子弟與及門刻其爲縣官雜文曰秋潭外集敬讀而悲之以爲吾秋潭而所施止於如是後之人見其書當亦有所慨然也已

沿霸山圖詩序

余少讀退之南山詩及子厚萬石亭記小邱記喜其比形類情卓詭排蕩及長始知其法自周秦以來體物者皆用之非退之子厚詩文之至者也莊子曰芻狗之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昔人之已言其諸亦能言者之芻狗乎瑞金多石山往往一石爲一巒一石爲一嶺一厓惟沿霸諸山皆千萬石爲一巒一嶺一厓余數過欲狀之終無以自別于退之子厚之所言者爰使戶曹史賴穀分爲十圖以盡其勢而余與諸同志舉觴而詠之至退之以重望自山陽改官京曹方有大行之志故其詩愀

悅子厚負釁遠謫故其文清瀏而追慍余小生樂志下僚所言亦有相稱者焉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嘉慶元年

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莊宇逵達甫應達甫辭之不獲自是不應進士舉曰吾愧此名甚無厭是華

詔旨也敬時吏於浙聞而賢之四年敬請檄吏部復往浙就吏過達甫達甫以南華九老會詩譜命敬敘其後九老會者達甫之祖勁菴先生與宗之致仕者共九人皆宜祿壽子孫於燕閒爲會以衍之者也敬觀其所爲詩始知九人皆清白恬退去時俗尚古昔於是知達甫之賢爲有所自矣已而思之士當年少氣壯束修自進曰吾將以爲天

下也一旦宦達矣名溢於朝祿豐於室又相率引去以爲高其進也將以謀其實也而以名飾之其退也實已至矣而名可惟吾之所取此豈聖賢者之所許耶達甫未通籍其高尚宜矣如九老者當求其治民之道勤愼爲國之意所以不愧去者何在不當徒羨其退也已又思之古之織人其初非有他也不過嗜進不喜退耳君子則進不得已也退常不可已而已是故過於進將爲患失之鄙夫過於退不失爲引身之君子敬今仕宦方始恐進退皆負無以復見達甫自今日以往庶幾其念之哉是達甫之益我也已

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序

攝山在金陵迤東四十里江總持棲霞寺碑曰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曰攝山莊達甫遊而樂之爲攝山采藥圖其友惲敬子居爲之序序曰吾始聞達甫之名于張臯文臯文不妄譽人而以達甫爲有道之士及見達甫其貌充然其色油然而其神端然若有不可干者更七年復見達甫充然油然者猶是而窮窮然而歛休休然而止達甫於道其益進耶吾聞古之有道者其血脈心志事爲無不治也故年壽可至大齊記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是也至秦漢方士乃有

不死藥之說是故由至人言之以人治物之生也由方士言之以物治人之生也以物治人之生必其生本不全生本不全則物之能治與不能治俱在不可知之數矣是故以金石或暴吾氣以禽獸蟲魚或亂吾神以草木或瘠吾形槁吾藏自有方士以來效可覩也列子曰肆之而已勿雝勿閼莊子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彼二子者于道未爲至也然言養生若此無他說也達甫志古之道躬敦潔之行其于二子不相師也而豈爲二子之不爲者耶雖然達甫之于世蓋泊然矣陟山之高循水之深此圖其有所托耶抑性情有得乎此而不能喻之人也是又非吾

之所能盡也已

小河馬氏譜序

敬年十九從先府君授經小河馬氏後十年子寬從而子由復往授經故敬兄弟於馬氏多同舍生及受業弟子嘉慶二年馬氏修其宗支譜徵序於敬按譜明永樂中始輯迄今凡十一修矣敬為之條其前後去其衍復得若干卷序曰小河著姓王氏馬氏為最王氏凡二十一望或自殷或自周或自齊自魏今天下多冒太原瑯邪偵矣馬氏專望扶風自趙將馬服君然馬適氏馬師氏乘馬氏駟馬氏馬矢氏世無有行者其諸皆冒馬氏歟今小河馬氏由小河而上之為臨安由臨安而上之為和州由和州而上之

爲扶風皆明白有原委其自馬服者爲猶信且其譜自扶風至臨安爲繫以屬之而表不及焉以爲不可盡信也自臨安至小河爲繫以屬之而表及焉以爲可信也夫以遠爲不可盡信以近爲可信則譜信矣譜信而後宗無淆宗無淆而後子孫可以親可以殺可以孝弟此不易之理也蘇洵氏之言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生矣夫所謂孝弟者其究極何哉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化其官如是爾矣敬既與馬氏交又善其譜之可信故推其義如此

羅坊鄉塾記

自北宋以後天下府州縣學之師皆注於吏部弟子則提舉遴而進之期會考課皆束以官中三尺之法故其儆師與弟子相羈縻而已書院盛于南宋師弟子皆有道德者聚同志以為學其後大者屬之行臺省小者屬府之守州之刺史縣之令長師多得之游揚請謁弟子以當事者之好惡為去取往來其儆也不歸於盡廢不止新喻猴山書院始於康熙三十二年有屋二十楹田二頃其所入不足以豐學人又以年久規法多損失縣之士李世輔等請建鄉塾於羅坊凡鳩資若干萬買田若干頃為屋若干楹鳴

呼世輔之意則善矣然有不得不爲世輔進者大率府州縣學官學也書院私而歸之官之學也鄉塾私學也官則其情易疎私則其法易紊豈可不思其卒哉且今之程於學以爲之等者經義詞賦策論而已其善教之則經義詞賦策論皆可以驗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所得不然又何取乎是哉爰爲之定其條教之有益者而爲之記

西園記

敬行天下山水浙西嚴陵江上最爲清遠其山南至衢州西折入廣信衢州之南廣信之西山多赤而瘠無夷猶潛徹之觀惟廣信清遠如嚴陵江敬前自浙往貴州過廣信樂之今不至已十五年而朝暮之頃開櫺拓幔巡廊廡涉蘺落常若有廣信之山遇于吾目中者諸城王貫山先生以曹郎出守是邦因事至南昌過敬言及廣信之山且言治西有廢園周袤五百弓多古樹暇日稍理之窪者爲池高者爲山爲亭一爲廊一爲草堂三左右雜蒔花藥羅羅然而古樹數十章亦如得知己遇勝遊濯然有異於昔堂

之四圍皆山也顏之曰見山常與有性情能文章者遊詠其閒而以記屬敬敬思予贍淩虛臺記近于傲子厚永州新堂記近于諛傲與諛皆非也然子厚比政事言之予贍感慨廢興而已豈非予贍爲失而子厚爲得邪夫守令未有不宜于民而可自逸于山水者賛山先生至廣信未幾而治行之善達于遐邇敬知四圍之山不騰笑于堂上矣遂書所言而爲之記

曹孝子小傳

曹孝子名辰輔陽湖人幼孤父遺屋一閒孝子業薙髮養母母病聞人言縣西觀音山有仙人草能治冒大雪走厓下求得之母病愈更十年復病孝子復往求恍惚見僧伽藍所事觀音尊者謂曰汝母不起矣汝孝葯聽持去然無益也此後三年汝當來吾所孝子得葯持歸母已氣絕鬻屋以葬因寓其姊之夫家三年而孝子卒鄭清如先生曰仙人草華于雪中華赤者黃金色爲緣白華青緣生厓石隙子弟妻爲父母爲兄爲夫求皆得之他不能得也

論曰世多事觀音尊者敬嘗觀法華普門品直喻言耳元

沙門以爲見優婆夷身慾飾妄不可信然孝子所感何哉誠之至則物生焉天地之道也錢塘天竺山自宋祀尊者無虛禱以天下人之心信之至七百餘年其應宜矣敬子是知聖人之所以動天地致萬物者亦非有異道也

書圖欽寶事

乾隆四十六年回子馬明生煽亂事未起就擒送蘭州獄其徒蘇四十三統賊數萬來圍城涼州總兵圖欽寶以兵三千赴援不得入圖欽寶者索倫人從誠謀英勇公大學士阿桂平大小金川宿將也時布政使王廷贊率民兵固守誅馬明生於堞下賊氣懾攻不利退屯城西南黃華山山東塹深淵淵東為龍尾山尾注淵身環城南迤而東圖欽寶乘賊退入城復出營龍尾山扼賊衝要賊不敢攻城戶部尚書和珅者始用事

命視師至軍之日促戰圖欽寶諫不聽跪而請曰賊氣尚

盛兵過澗澗斗絕不可退悉糜爛矣總兵已諜探山後路兵得貫賊屯由山後歸乃可今諜未反勢必敗且事重上會遣大將軍來大將軍者大學士阿桂也和珅聞圖欽寶需大將軍遂叱曰汝梗令邪明日不戰吾斬若矣圖欽寶起至軍門泣曰死耳如軍事何既明日率五百人過澗賊披靡轉戰益深隔山望塵坌益遠賊嘩甚壯勇侯海蘭察遂望塵坌奪入期救出圖欽寶圖欽寶已盡沒而圖欽寶所遣諜適至乃力戰自山後路還入城是時和珅立馬龍尾山觀戰賊伏精騎襲之龍尾山大營隨和珅入城城復閉後大將軍至斷黃華山汲道賊亂連戰破之禽蘇四

十三而賊圍欽寶尸卒不可得得所服褌招魂以殮軍中
皆下泣焉

朱石君尙書梅石觀生圖頌代張皐文

有大比丘出閻浮提得自在身于是身中因心爲因緣眼爲緣和合諸色日光月光及燈燭光照上照下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生滅顛倒有色住色有想住想無色無想住無色想因生得住因住得生如是生住亦俱變滅如是變滅復爲生住於是比丘發大慈悲隨諸有生觀無生法生旣無有無無亦歸無于無無無我生衆生一切自在吾問比丘生旣云無觀于何着眼觀住眼心觀住心心眼住觀復非無義譬如如來住世演教五十六年其住世時生則爲有有則非無若言此生于無無中因無忽有卽此忽有已非

無無若言此生于有執有亦歸無無當其未歸已定爲有若言此生卽有爲無卽無爲有非無非有已將無有對作因緣于無無義亦爲歧誤是知此邸無生之說無有是處有大尊師隨九種仙跨月躡日入人間世于人間世見諸種種不淨因緣守尸鍊尸作逆理法常于屏處授受秘密妄語坎離作諸譬況令被徒衆如入千門重疊屋壁迷不得出豈知有形終于腐朽雀鼠五年鵲兎十年如是相乘及百千年百千萬年各有因緣非可強者其中能智不爲成損或加節養于定數外得更延久如何祕爲長生妙訣又或矯說殺生長生學死不死以此貪戀遂成墜落心觀

眼遇涉諸魔怪于是尊師發大慈悲隨諸有生觀長生法以形納氣以氣納神神得氣得形得委脫合體虛漠爲性命根先後天地無不存者吾問尊師長生之理既同虛無虛無無體無形氣住則此形氣必非長生如何又言納形納氣若言形氣歸納虛無形氣既無已名爲死若言性命不立形氣形氣澌泯性命長生則彼凡夫亦同澌泯如何不言性命常在若言性命必修鍊成始不隨形同歸澌泯則此性命純藉作爲于其本體虛無之說亦爲歧誤是知尊師長生之說無有是處惟吾導師大人先生隨衆生生心生形生無障礙法如微妙華生大雪中胚胎蓓蕾應時

怒茁上下參差因風動搖日喜露歡一切因緣如是如是

如陂陁石安着大地水沃不入火藏不爇雲蒸濕浮苔妍

草英歷落布濩蘊積金寶光怪發鬱一切因緣如是如是

無錫宣穎逵麗中
吳縣徐敦仁愛杉　同校

先祖大雲山房古文兩集共八卷咸豐庚申歲家藏原板燬於兵燹今 念孫 重刻於蜀又行笥中携有尺牘一卷附置於後其通例向刻卷末今列於卷首以便省覽同治八年秋七月孫念孫謹記